

忆当年

儿时的年味

朱正安

隔代亲

童心可掬

“羊羔跪乳”这句成语，我觉得

并不只是古人为了教诲后人而编撰的美好故事，只要你细心体察领悟，你会发现，或许你就是“羊羔跪乳”中的那只母羊。老朽就有这样的经历和感受。

我外孙生下来就与我不离左右，今年十岁，读五年级。我总以为还是个只晓得吃饱玩好的屁孩呢，谁知道他早已懂得并已在知恩图报了。

作为祖辈，自然是想方设法让他吃饱吃好，茁壮成长，所以每次做鸡鸭鱼肉，鱼的中段和鸡鸭的两只腿、两只翅膀我们是从不动筷子的，看着他握着鸡翅鸭腿大快朵颐的样子，我和老伴就比自己吃山珍海味还要有味。有一天与一位亲友闲聊，讲起自家孩子吃饭吃得好不好，我就当着小家伙的面夸他吃得多吃得好，还说我们家每次烧只鸡呀鸭的，两只大腿两只翅膀都是由我外孙“承包”的，我们也就吃点肋骨鸡脚啥啥的。哪里知道，之后不久的一次晚饭上，当我把一只肥嘟嘟的鸡腿夹到他饭碗去时，却被他用筷子挡住了：“大大你自己吃，我今朝胃口好像不大好。”我立即意识到是我那天与亲友谈话时的不慎造成的，后悔不已。

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小家伙越来越懂事。给他压岁钱，他与我们“讨价还价”，说：“大大奶奶养老金不多，我就要一点点，心意我领了。”近年他跟着父母外出旅游，还会给我带回些礼物，虽然也就是些“搔痒痒”的小玩意儿，钱也是他父母出的，可是礼轻情重。一起出去游玩，一路上他更是嘘寒问暖，过桥上坡还要引路搀扶，不停地叮咛我们慢走，把我们弄得又好笑又尴尬。

从他上小学开始到现在，无论开学期间每天正常上课，还是假期参加各种培训班特色班什么的，基本上是我骑电瓶车接送。有时碰上下雨，我就穿上雨衣在前面骑车，给他一把雨伞让他坐在后座上撑开遮雨，可是只要有风从前方刮来，发现雨滴向我扑来，他总是将雨伞前移，置于我的头顶，宁愿自己被雨水淋湿。我叫他别管我，可他就是不听。前段日子，电瓶车的锂电池出了问题，走着走着突然断电，不走了。几次下来，我摸到了个窍门：把电瓶插头拔出来再插进去，拍几拍，电又通了，还可以走上一程。也曾去过车行，检查下来说是电瓶老化了，得换个新的，七百元。我犹豫了，心想凑合下去再说。可是越凑合故障就越频繁，一次在赶往国际象棋培训学校的半路上又“抛锚”了，弄得我满头大汗还是动不了。外孙仰起小脸郑重其事地对我说：“大大，要不干脆就换了，钱……我有。”看到我一脸惊诧，接着补充道：“你们给我的压岁钱我还没花呢。”霎时，我热泪盈眶。

童心可掬，其情犹真。

龚寄托

转眼间又迎来牛年。牛年可是我的本命年，理应好好热闹庆祝一番。也许是疫情未了的原因，又或许是如今生活犹如芝麻开花节节高天天如过年似的，故我对过年的欲望似乎越来越淡薄了。然而说来也怪，虽已做爷爷的人了，却对孩提时那股带着浓郁乡村韵味的过年情景无法忘怀。

腊月

我出生于上海北郊农村的农民家庭，家中姐弟三人。要说当时农家孩子心中最大的愿望吧，那就是盼着过年。在我印象中，往往进入农历腊月尤其临近年底，忙罢一年田头活计的农家就拉开了迎农历新年的前奏曲。只见母亲与其他农家一样整日里忙着赶制年货。拮据的农家差不多全靠双手筹制年货，石臼子人工捣米粉、土灶头蒸糕、自家杀鸡宰鸭、腌制鱼肉。经济稍富有的农家精心烹制走油肉、肉圆、鱼圆等，一时间寒冬的乡村石臼子捣米声声，缭绕的炊烟缕缕，糕香、鱼肉香、酒酿香、花生香，香气扑鼻，可以说这是铭刻在我童年记忆中最美的冬日乡村。

临近农历年底，家家户户忙着清洗蚊帐、被褥，打扫门厅。当然我们一帮孩子也没闲着，先是被家长拉着去理发，然后成帮结队地赶往镇上澡堂子洗个澡。要知道那年代只有等到过年，才能在澡堂子痛痛快快地洗个澡。

除夕

大年三十无疑是最热闹也是最忙碌的。裁缝出身的父亲忙完了手头承接的活计后，腾出手来为我们赶制新衣，而母亲忙着准备除夕

的年夜饭，姐姐则带着我去镇上买年画。那年头最时兴张贴李太白、金雪尘、金梅生等画家的古典故事年画，内容有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《白蛇传》《嫦娥奔月》《情探》等，当然也有李可染、宋文治等大家的山水画。我挑选了几张中意的年画，还买了大红纸和鞭炮。一回到家，我也像大人似的，垫上一个凳子，忙里忙外张贴年画和春联，原先那略显寒碜的居舍让人眼睛一亮。

很快到了吃年夜饭时间了。吃饭前，母亲虔诚地在灶王爷前焚香点烛，祈求神明庇佑，来年风调雨顺，阖家安康。随后，一家人围着香气诱人，稍显丰盛的餐桌，其乐融融地吃着年夜饭，享受着农家小日子的欢乐。至今我的脑海里常回放着母亲不时为儿女们夹菜的举动。带着

暖暖母爱的年夜饭，经久难忘。

春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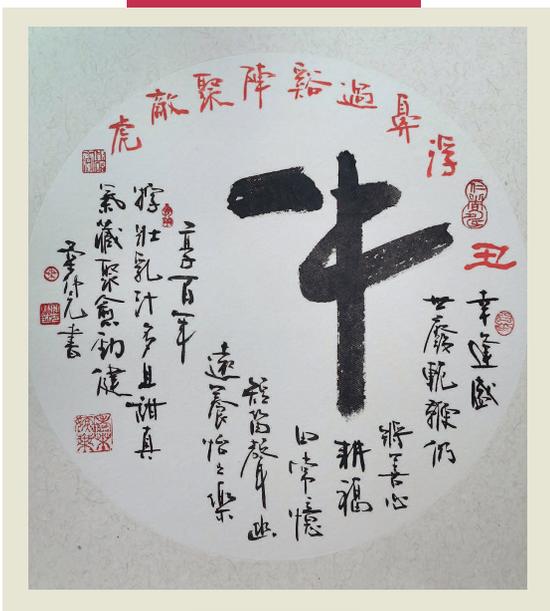
大年初一一觉睡到大天亮。醒来后的我特别兴奋，因为每到春节，母亲一定给我换上新衣服、新鞋子。我依稀记得，当年穿的是中式长棉袄，当然小伙伴们全都穿上中式新棉衣，那装束活脱脱就像前一阵子热播的电视剧《鬓边不是海棠红》中一众人穿的棉絮长褂一样。母亲早已为我们煮好汤圆，寓意合家团圆。好奇的我与母亲闲聊，了解到许多过年的乡村习俗，如正月不能理发；多吃大年初一煮的年夜饭会带来好运；初一不能随意往外泼掉象征财运的水等。年复一年，我们听着母亲的习俗典故慢慢长大。

春节无疑是农家婚嫁迎娶办喜宴的最佳时节，而且都在自家举办，就是借助左右邻舍的房舍、桌子板凳，架起炉灶，热热闹闹地吃上四五天。或许母亲他们曾为送礼发愁呢，而天真无忧的我曾为连续几天的美味酒宴乐不可支。

元宵

母亲他们认为，只有过了元宵，才算真正过完年。正月十五那天，村子里家家户户都吃“和泥羹”，即将馄饨、圆子和青菜等煮在一起的农家传统饮食。还有种说法，吃过元宵的“和泥羹”，表示年已过，村民们该收心了，集中力量投入春耕生产。

当然孩子们也抓住机会，再疯狂地玩一把。印象最深的就是自己学着扎灯，尽管父亲喜欢帮我扎灯，但好动的我还是执拗地要自己动手。刚学扎的兔子灯扭扭歪歪的，和小伙伴玩耍时还遭嘲笑，但我心里喜欢，毕竟是自己扎的。对我们来说，虽然依依不舍，但过完元宵，又得开始新一期的学业了。



书法

桑仲元 作

父亲母亲

父亲的“拿手美食”

安凉

技多不压身，是父亲对吾辈的勉励，也是他身体力行，言传身教的一个生动的写照。

父亲的工作繁忙，又十分投入，但家里的大事小事，他都操心，一日三餐，他也时时关注。他应该是家里掌勺最好的一位了，他的“拿手美食”至今令我们难以忘怀，回味无穷。那时物资匮乏，家境也拮据，但父亲总能在“螺蛳壳里做道场”，变戏法似的烹制出一道道美味。

各种面饼堪称美食。糯米粉摊饼，加白糖，在油锅里煎炸，是其中一味。外脆内嫩，金黄香甜，与糍粑可以媲美。用普通面粉摊饼，或撒上白糖，或加添葱香，也满嘴生津。

父亲是扬州人，出生和少年生活都在这个有文化底蕴的地方，淮扬菜堪称天下一绝。父亲的狮子头做得正宗考究，软而不散，色香味俱全，还在锅里煮着，就令人垂涎欲滴了。我十来岁时，就能一口吃下三四个，那狮子头都有拳头大小。

那年头，真找不着多少好吃的东西，浑身是宝的猪，也是身价不菲。市场上供

应猪肉，是要凭肉票的。五口之家，一个月只能购买半斤猪肉。隔壁人家有个孩子去当兵了，每年春节可以额外买回一只猪头，让我们羡慕不已！当兵，全家光荣呀。父亲为让我们解馋，偶尔搞来个些猪肝，他亲自烹调，搭配的多半是鲜绿的韭菜，炒得山青水绿，嚼在嘴里也有滋有味。后来母亲告诉我们，这都是父亲在单位带头献血，获得的一点补偿。这样的情况，大概不下三四次。

炒螺蛳是父亲的一绝。父亲亲自从菜场或者小摊贩那里买来，亲自浸泡，洗净，亲自置锅上油，加料，细心炒煮。不咸不淡，不油不涩，一吮即入口。这在半饥荒的年代，是难得的荤食了。可惜我嫌烦，胡乱吃了几个，就不动筷了，想必当时父亲心生郁闷，而我现今则后悔莫及，不仅永远错过了这道美食，也辜负了父亲的一番苦心。

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改革开放了，上海市民的餐桌上丰盛起来。什锦火锅是父亲日常置办的，特别是冬天严寒的日子，家人团团圆圆，火锅宴，就备添了几多暖融融的气氛。火锅宴的功夫在于之前的配菜和调料，锅汤即便是清汤，也要

恰如其分。父亲忙忙碌碌大半天，当把一桌火锅宴亮相在我们眼前时，我们胃口大增，形状各异，可见父亲的刀工，色香俱全，并不腻口，味道爽口的调料，也沁人心脾。饱餐一顿后，连连打饱嗝，都直说这一餐吃得开心。我们吃得快乐，父亲也开心。那时候，他的脸上皱纹已显现，慈祥的笑意和笑纹都在脸上荡漾。

父亲擅长各种烹调，烤年糕、炸年糕、炒年糕，各有味道。我味蕾深刻的记忆是炒年糕，青菜加点肉丝，鲜美可口。一大碗入肚，抵得上一天的劳作付出了。

有时我要赶去上学或上班，父亲给我下一碗阳春面。清水汤面，他下得干净利落，快而不乱，一碗阳春面里还塞着一只荷包蛋，或者我特爱吃的几块红烧肉。汤是汤，面是面，面条不硬不软，汤水深红，泛着些许葱花和麻油，碗底还有惊喜可期待，在那个年代，就是一餐美味了，更何况是父亲用心烹制的。

父亲的“拿手美食”，既是他对家人的一片爱心，也有一位劳模对生活的热爱。随着时间推移，对父亲的“舌上的味道”，我愈来愈多地回味，也愈来愈多地感念难忘。这曾是上天赐给我的恩惠呀！